

世界上最长的T台

□蒋巍

就是个“爽”，为人做事贼热情、贼敞亮、贼大气，从不算计别人也不算计自己。

哈尔滨人天生好玩，夏天游泳，冬天滑冰，下班打球，有闲工夫就“上江沿儿”。但有一个现象让外地人瞧着很纳闷：那么多市民跑到江边，人挨人往台阶上一坐，谁也不理谁，就是默默瞅着松花江发呆。这到底为的啥呀？看久了，外地人才知道自己也发呆。当然，也有很多人家或年轻情侣喜欢去公园或太阳岛，草坪上铺一块塑料布，面包、烧鸡、红肠一摆，大杯啤酒一灌，地球上的事情就和他们没啥关系了。

哈尔滨人天生喜欢艺术，因此这座城市的艺术氛围极为浓厚，酷爱音乐、美术、戏剧、舞蹈、表演的青少年特别多。走在街上，常见背着乐器匣子或画夹的学生从身边经过，女孩一脸傲娇，男孩一脸高冷。

在我看来，全国各大城市没有一个像哈尔滨这样，是在琴弦上长大的。只要你走上中央大街，就意味着走过历史的五线谱；只要你走过一块块圆润的长方街石，脚步就会化成一串串回响的音符。于是，1400多米长的中央大街，成了世界上最长的T台，每天都走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时装周。

于是，每天那些纤巧的高跟鞋响过一排排整齐的街石，中央大街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钢琴。

于是，在月光如水的夏夜，由百年老店马迭尔宾馆举办的“阳台音乐会”，让俄罗斯和欧美大陆的艺术家人闻风而至，让中央大街人山人海，时而凝神静听，时而欢声雷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哈尔滨为亚洲第一个“音乐之城”的美誉，他们肯定被中央大街的旋律绊倒过。

正是百年哈尔滨，开拓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艺术史的许多“第一次”：第一次听到交响乐，第一次看到芭蕾舞，第一次读到俄文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一次在俄国贵妇的沙龙中听到犹太诗人忧伤的歌唱，第一次在马迭尔旅馆老板的客厅看到毕加索惊世骇俗的画作……

这个夏夜，我再次漫步在中央大街上。成群结伴的中外游人中，很多是老少三代全家游，更多的是年轻情侣携手游。灯光中，每个酒吧都传出轻柔的旋律，每块街石都闪耀着绚丽的光彩，每扇橱窗都显示着独特的风格。我清晰地记得，1997年，哈尔滨市率先决定，把中央大街改造成中国第一条步行商业街，并在多个街口设立了各具风采的艺术雕塑。时任哈尔滨市文联主席的我参与了这项决策。这是哈尔滨的首创，此后全国各个城市争相仿效，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步行商业街。中央大街从此成为哈尔滨的“金手指”，巨厦林立，商号云集，游人如潮，时装逸逸。无论年轻人还是白发人，无论是怎样的肤色和怎样的言语，在这里，全是携手相伴的欢乐和爱在行走。

这就是我的家乡哈尔滨。丰姿绰约，风情万种，一座富有艺术情调的城市。

10月10日至13日，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文艺报》社、哈尔滨文联主办，《哈尔滨日报》社、哈尔滨文学创作院承办的“名家写名城”作家走进哈尔滨活动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梁晓声、蒋巍、刘颀、金仁顺、李浩、付秀莹、刘大先、沈念、王国平等作家、学者走访了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萧红故居、哈尔滨大剧院、哈尔滨新区、深哈产业园、哈尔滨平房科技产业园、伏尔加庄园、太阳岛风景区、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等地，寻访哈尔滨红色文脉，助力“讲好哈尔滨故事、传播哈尔滨声音、展示哈尔滨形象”。现转载部分作家、学者的文章，以飨读者。

——编者

从中央大街出发

□沈念

中央大街很早就醒了。

从人住的马迭尔宾馆拐出，一群鸽子散落在空旷的街面上，发出欢愉的咕咕声。偶有行人从鸽子身旁经过，它们也不怵，笃定地在“面包石”的狭缝里觅食早餐。凸起的方石发着哑光，有点像俄式小面包——这是1924年的春天，一位名叫科姆特拉肖克的工程师用花岗岩砌筑而成，然后铺在这条街上的，造价是一块“面包石”一个银元。初次走上中央大街的外地人，我想都会为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凹凸有致惊叹，并浮现一幕场景：高大的马车驶过，立刻响起马蹄敲打“银元”的咯哒之声，浓荫茂叶的糖槭树两旁，数十栋欧式建筑也变得挺拔起来。

我去过许多城市，没有哪一条街矗立着这么多栋有历史记忆、异域风情的建筑。一个多世纪前，这里只是松花江畔的小渔村，放眼望去，古河道和草甸子荒芜且泥泞，负责修筑铁路和城市建设的中东铁路工局把这片荒芜“打发”给了替他们工作的中国人，所谓的中央大街原来只是中国人住的中国大街，直到1928年才正式改名“中央大街”。外国商人很早便搬到这里忙碌生意，大兴土木，留下了保存至今的以文艺复兴、巴洛克、折中主义等为代表的不同风格的欧式建筑。后来，这里成为哈尔滨著名的商业一条街。漫长季节里的故事，就藏在这里的每一块方石、每一栋建筑里。它们以密码交织而成时间的二维码，隐身为哈尔滨这座城市之书，每一页都是光与暗、昼与夜、欢乐与悲伤的交替。

我相信一个人从中央大街出发，从清晨到日暮，是走进哈尔滨的最佳方式。

当觅食的鸽子在空中盘旋几圈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就真正热闹起来了。横穿中央大街，马路对面是红专

街早市。我没想到，时间还不到六点，摆摊的人和赶早市的人，已经川流不息。一长溜摆摊设点卖早餐的，有手工馄饨、肉夹馍、水煎包、土豆丝卷饼、风味蛋堡、泡馍羊杂汤、安徽板面等等。最被人青睐的尹胖子油炸糕摊前，排起了等待购买的小长队。早有耳闻红专街早市物美价廉，蔬菜、服装、食品、日用品，远远超过南方早市的范畴，似乎应有尽有。有一种东北特有的小水果“甜姑娘”，嫩黄色，果皮光洁，裹身在一张薄纸里，我猜这是萧红笔下写到的“甜瓜”。卖主见我走过，连忙剥开让我尝尝，小果子先甜后酸，口留余香。还有一种当季的豆类，品种多，取名特别有趣，黄皮的叫“黄金钩”，红的叫“红钩子”，绿的叫“后弯腰”，每一种顶端都带着一个弯钩，鼓鼓胀胀，是北方餐桌上钟爱的时蔬。哈尔滨的烟火气，像一蓬生长旺盛的草，一下就沿着这条早市街被点燃了。

中央大街的北端是防洪纪念塔广场，广场宽阔敞亮。天上一寸光，松花江面万顷光。穿城而过的松花江，留下了城市湿地，这个“绿肺”也成了一条运动长廊。打拳踢腿的大叔、广场舞大妈，太极运气的、打乒乓球的、练举重的、慢跑的，各式各样的晨练添了江畔声色。街头公园的角落，则聚集着一群不同声乐、舞蹈的爱好者，悦耳的笛声、悠扬的萨克斯、深情的口琴手风琴，合奏着日出时的欢迎曲。在作家梁晓声的记忆中，早晚的松花江边，吹拉弹唱，摩登得很。在长久的时间里，“摩登”成了哈尔滨的一块底色。我顺着江水的流向慢行，与岸边的榆树、柳树说话，与江上时歇时飞的水鸟招手，江面被风拨动的浪花，一朵朵都是崭新的。哈尔滨的四季，是松花江畔风霜雨雪的自然景致，也是热气腾腾的世情生活。

离中央大街很近的圣·索菲亚教堂外，总有人仰望流连。大葱头似的穹顶，像一轮正在发光的太阳。被照亮的金色十字架立在绿穹顶之上，朴素的砖红色外墙，不用去看教堂内的建筑艺术展陈，仅是看到那么多扇拱券高窗和雕刻精美纹饰的砖墙，就是一种艺术享受。建筑是人写下的城市哲理诗，时间里沧海桑田的细节与遽变，它们成了见证者与讲述者。秋林公司铜钟式的橄榄顶、民益街的老门楼，这些老建筑为城市之光所擦亮，也互相辉映，蛰伏或跃动在这座城市的日光流年中。

十月的哈尔滨，寒露一过，天就黑得早了。下午五点不到，夜色泼墨般布满了天地之间的画纸。我坐在中央大街的街沿石上，看夜晚是怎样黑下来的。借着尚未合拢的天光，我翻看朋友赠送的老画册里的灰白照片。从哈尔滨开埠起，这座搭上近代工业革命列车前行的城市，显影于百年老字号的荣光、洋街风情、太阳岛风景、侨民生活之中……在渐次亮起的路灯下，岁月走过道里道外的坎坷，灰白影像里的故事，一直讲到了今天。

夜晚的中央大街有着从容、松弛的热闹。曾经摩登的马迭尔宾馆像个阅尽世态的长者，往来食客穿梭于街面的怀石料理、麻辣面馆、俄式餐厅、市井火锅，十字街口的马迭尔冰棍店排着长队，各式商店的落地橱窗洋溢着五彩缤纷的光亮，让长街有了长袖挥舞的动感。而到了冬天，大雪纷飞，街上则是另一番风景，冰灯闪烁，如繁星满天的童话世界。南方雪期短，我从没见过冰灯，只能依赖想象来丰富对北方冰雪世界的感受。作为现代冰灯的发源地，我在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只是欣赏五花八门的冰灯照片，也算大开眼界了。冰为身，灯为魂，从“喂得罗”制成的空心冰坨中插

底色

□孙建伟

市发展的主旋律。城市不服输的性格，城市矢志不渝的坚守，锻造了城市古铜色的外表，钢花飞舞的内心。

不知道为什么，只有1450米的中央大街，总是摩肩接踵、人流如织。踏上一块块磨得发亮的“面包石”，人们有如踩上了神奇的魔毯，心情一下子飞扬了起来。这里一年365天，平均每天都有几万人走过，其中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在树影婆娑的街面上徜徉，成了哈尔滨人或者来哈尔滨的人必须经历的一段时光。有人仔细地观察过，浩荡的人流绵延不断，哪怕在两旁商家的吸纳消融也不能阻止兴致盎然的人们。人们尽管说说笑笑地走着，流连于这里的阳光，流连于这里的霓虹，流连于这里的音乐。此刻，如果有一部时光摄影机静静地立在某个角落，悄无声息记录下每一天从这里走过的人们，几十年、几百年以后，是不是能够拍下无数个珍贵的历史瞬间？其实，历史与现代，不过是时间长短的切分，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历史，唯有记忆、感念和希望是永恒的。

诚然，今天城市里的人们在享受富足生活的时候，更愿意走入与历史相连的地方，探寻脚印与足迹的深浅。现代社会的人们，喜欢多问几个为什么，喜欢自己寻找答案。其实，答案，有时候不像是找到的，更像是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问题可能有一千个一万个，而且每一个问题都有非常复杂的表述，但是，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一个非常简单的表述。

一座城市一旦刻下了顽强的基因，它就会在奋斗的路上一直往前。这一点，你会在城市时空的变换中找到答案。走入欣欣向荣的新区、高新区，走过响当当的大学、院所，走进“一五”期间就建起来的国有大厂，走入散布城市各个地方的博物馆、纪念馆，漫步在享誉中外的各色地标，在一年一度的冰雪盛会，在歌声悠扬的音乐节，你都能感受到城市奋进的步伐。追逐与追赶，努力与奋争，始终是这座城市

哈尔滨的“各美”与“共美”

□李浩

《塔木德》曾提到，世界若有十分美，那九分在耶路撒冷。我愿意将这个表述略做些转换，用来描述我心目中的哈尔滨：东北若有十分美，那七分应在哈尔滨。

哈尔滨，有所有北方城市共有的美，尤其是秋天，树叶皆秋色的时候——雄浑，壮丽，大气，色彩斑斓。哈尔滨，也有多数北方城市所没有的美。这个曾被称为“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的城市据说遗存了五百余座历史建筑，以欧陆风情为主。在哈尔滨的七分美中，具有异域感和历史感的建筑群落可占五分，它妥帖、和谐又有着对比感的色彩构成，体现着多种文化的有益交汇，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容纳，以及将异域文化吸收到我们怀中的适度改造。它，大致也造成了哈尔滨文化上的某些独特，譬如城市市民对于油画、西洋乐器和歌剧演出的普遍接受，譬如更有世界眼光和宽容度，譬如更有博采众长的勇气和信心……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和这座城的品格，我想那些曾生活在哈尔滨的朋友们比我更清楚，说得更好也更深邃——我愿意绕过自己所短，从小小的侧面入手，专注地谈论它的一个局部：从这里，我想也可看到属于哈尔滨的某些独特品质，从一斑之中窥见全豹。

我要说的这个局部，名字叫“伏尔加庄园”。它并不是我前面提及的五百余座历史遗存中的任何一座，而是一个本世纪初修建的新建筑群落。“伏尔加庄园复制还原了一百多年前哈尔滨俄式经典建筑，可谓俄式建筑大观园，亦可称之为历史建筑博物馆……”同行的作家唐隼先生的这段文字清晰地告诉我们，这里的新建其实有着“古老的出处”，这里的“异域风情”其实是哈尔滨曾经的旧有，而不是突然心血来潮的移植。同时，它有意集中的是俄式经典建筑，突出着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它取的是美、经典和应当保留下来的那些。对于文

化和文明，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拿来”的观念，凡是好的、有效的、能够裨益我们的，能使我们获得提升的，我都愿意拿来，让它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我们的前行才会成为真正的可能。

秋日中的伏尔加庄园，像是一场连绵的、诗意的梦境，像是行进于童话的王国。这里的美耐得住咀嚼，漂亮而壮美的城堡建筑与蜿蜒的流水、五彩纷呈的层树构成一幅幅油画的样子，像列宾或者莫奈的油画。列宾和莫奈当然不是同一种风格，我的意思是，它可以用列宾一类的逼真的写实风格来完成，这样的方式能够体现和表达伏尔加庄园的美和诗意；而使用莫奈那样的印象派风格，忽略细微和局部，夸张地使用色彩，则让它的那种炫丽和多重凸显于画布上——这样的方式同样能体现和表达伏尔加庄园的美和诗意。多重色彩的城堡式建筑与哈尔滨同样多重色彩的秋天相得益彰，有着“各美”和“共美”。

我觉得，秋日中的伏尔加庄园是一个恋爱的好去处，它安静、平和、梦幻，同时也怀有热烈；它还是拍摄婚纱照的好去处，那里不仅景色宜人，更重要的是它所营造出的梦幻般的意境让人感觉自己进入的是一段美妙、有诗意、有品质和庄重感的新生活。秋日中的伏尔加庄园也是一个携家带口、周末散心的好去处，它适合老人和孩子——徜徉于色彩和美景之间，每一步的行走都足以让人心旷神怡，那种弥漫于呼吸中的美一定能让人感觉清爽神怡，物我两忘。

流连于外在的美，伏尔加庄园的城堡出处，更不能被忽略。唐隼先生和“庄园主”黄祖祥先生补充着解说人员的介绍，这里也就兴致勃勃地聆听着：伏尔加庄园的大门古城堡，精选于被称为“贝加尔湖明珠”的伊尔库茨克，这座城市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木质建筑的典范；巴甫洛夫城堡是俄罗斯古老的城堡之一，在不同历

史时期曾承载不同的使命和义务，现在，它被移植到伏尔加庄园之后，令人意外同时也水到渠成地成了举办婚礼的“最佳场地”，疫情之后的预订可谓络绎不绝。

在伏尔加庄园，最让我心动的是一座取消了宗教功能的圣·尼古拉教堂，它是哈尔滨旧有古建的一比一复制。原圣·尼古拉教堂原建成于20世纪哈尔滨开埠之后，不止一个人说，这座圣·尼古拉教堂在老哈尔滨人心里有着无法抹去的记忆，诸多名人留在旧影像中的合影更是让人百感感吁。它原坐落在哈尔滨城市经纬交汇点上，从建筑意义上曾是哈尔滨的标志性象征，而采用木构架的方式也足够独特新颖，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座木质教堂之一。

为了完成对它的“复原”，黄祖祥先生无数次往返哈尔滨与俄罗斯几座名城，专门从俄罗斯国家功勋建筑师柯拉金处购买了当年的原设计图纸，并不惜重金邀请建筑师本人来哈尔滨指导复制工程……“我是学机械车床的，在木料拼接上，我用了点儿车床工艺，使它更牢固，更密实，更不容易透进风来。这几乎是唯一的改变，要不是学建筑的，可能谁也看不出来。”在黄祖祥先生身上，我们也可看到哈尔滨文化兼容性的某些折射：他来自上海，已在哈尔滨生活了六十多年，说着一口东北话，其性格也已经完全东北化，而这座伏尔加庄园里突出的则是俄罗斯元素……

在庄园的跑马场附近，黄祖祥先生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了他为这座庄园做的一个设计性添加：一匹高大的、由钢铁组建起来的红色的马——不，不是马，不能看作是马，而应当是一只独角兽。它有实用功能，是孩子们乐意上上下下的滑梯；它有艺术功能，被设计成了独角兽的样子；它有西方元素，同时又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国红……交融，取其精华，美美与共——也许正是哈尔滨这座城市所具备的和将继续拥有的。